

刘放桐 等著



马克思主义与 西方哲学的

MAKESIZHUYI YU XIFANG ZHIXUE DE XIANDANGDAI ZOUXIANG

现当代走向

人民出版社

刘放桐 等著

马克思主义与 西方哲学的

MAKESIZHUYI YU XIFANG ZHEXUE DE XIANDANGDAI ZOUXIANG

现当代走向

当代哲学向何处去？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田 园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当代哲学向何处去? /

刘放桐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

ISBN 7-01-003625-X

I. 马… II. 刘… III. 哲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408 号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 当代哲学向何处去?

MAKESIZHUYI YU XIFANG ZHEXUE DE XIANDANGDAI
ZOUXIANG: DANGDAI ZHEXUE XIANG HECHU QU?

刘放桐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30

字数:445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3625-X/B·306 定价:38.00 元

序 言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当代哲学向何处去?》(下面简称《走向》)是我“九五”期间向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并获得批准的一个课题。为什么我要申报这个课题?更确切地说为什么要选择研究这个课题?几年来又是怎样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我想在此对这些问题简单作些说明和交代。

记得当时公布的“课题指南”中并未列有本课题。我之设定这个课题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立项,即使不能获得立项,这个课题我还是要做的。这是因为我深切地感到,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无论从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还是从更充分地发挥其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来说,都必须进入到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或者说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新阶段。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最后一章“迈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阶段”中作了较多论证。此处从如下两方面作些说明。

一方面是,我国的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最近十多年来已取得重要进步,一些专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对各种形态的科学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某些具体流派的个案研究上已做得相当深入细致,有的研究实际上已超过了我国一些前辈专家的水平,在个别方面甚至可以与国外媲美。然而对这些丰硕的成果,同行们似乎还较少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做出分析研究,特别是揭示它们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联系,以致他们的成果远未为西方哲学研究队伍以外的人士、包括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士所充分理解和借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至今还有一些人笼统地、想当然地怀疑这方面的研究是“西化”和“自由化”之源,而看不到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可能起到积极作用。西方哲学研究如果停留在这一步,如果不能显

示它们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了解当代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发展、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必然难以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而这也必然有碍于这门学科本身的发展。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尽管本学科同行已经克服了80年代初学科恢复期那种简单化倾向和80年代中期那种浮躁倾向,开始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并且成果卓著,但与此同时,与哲学学科的其他二级学科相比,本学科遇到的困难也许最多、得到的支持大概最少,许多活动都难以展开,学科队伍呈萎缩之势。原因当然是多样的。学科的研究方式未能摆脱西方学者的框架,未能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具体实际,特别是未能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际,因而未能使人们、特别是学界以及从事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或实际工作的人士具体地感受到这方面的研究在理论上和现实生活中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显然在主要原因之列。

另一方面是,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为转折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学者们就是否应当以及怎样超越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所谓“教科书”理论框架作了大量讨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 and 实践,应当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成就和典范,从而以其作为指导等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共识。在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上,绝大多数学者也改变了以往那种对之简单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在不同程度上肯定其中存在着合理因素。但究竟什么是其中的合理因素?西方哲学从近代转向现代是进步性的变更呢还是向唯心主义倒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有怎样的联系?它是否及怎样既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又超越西方现代哲学?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早已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然而它们经过某些自我调整而能暂时缓和矛盾和危机,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某些方面甚至能取得重大进步,这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变更是否有密切联系?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要求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后者与西方哲学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种联系?对这些问题,似乎还少有深入具体的研究和讨论。尽管不少学者在自己的具体研究中、甚至在实际工作中事实上已在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成果,却往往回避正面谈论与现代西方哲学的

联系。这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往那种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方式的影响,至少是对后者的是非不愿明确表态,而宁肯采取一种模糊态度。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一历史时代的西方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当采取回避态度。那样不仅不能消解后者的消极因素,也不能充分地吸取后者可能存在的积极因素,反而使自己处于封闭状态,不能从整个世界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对自己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过去之所以长期出现僵化和教条化倾向,原因很多,而把自己封闭和孤立起来,割裂自己与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体现的当代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联系,未尝不是主要原因之一。当现当代世界哲学的发展潮流越来越冲破各种独断论和绝对主义的禁锢而转向(尽管也是通过种种迂回曲折的道路)现实生活和实践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却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固守前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本来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脱离了时代,对我们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再也不应如此封闭了。为了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主动地接触和熟悉现代西方哲学,从它们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接受它们的各种挑战。

总之,一方面,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应当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超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的界限,将对它们的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自觉地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目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应当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以往在这方面的成败得失,更好地吸取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能体现开放时代的要求,从而更加具有生命力和战斗力。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就意味着应当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前当然根本无法实行。在 20 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双方所作的准备也还有欠缺。从 90 年代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都已取得了可谓突破性的成果,应当说是有条件进行了。

最近几年来,我个人正是按照上述认识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的。除了《走向》课题外,我当时正着手再次修订那本流传较广的《现代西方哲

学》。如果说它的初版(1981)是尝试构建本学科教材的基本理论框架,参与学科在中断了几十年后的重建;修订本(1990)力图对学科内容的具体介绍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那么当时着手重新编写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以下简称《新编》)主要正是致力于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提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这就是企图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具体流派和各种具体理论的阐释来对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关系等问题重新加以研究,并做出自己所确信的回答。这实际上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变更和发展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变更和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因此,《新编》的主旨和《走向》是一致的,但二者又有所分工,因而在表述形式上不能不有某些差别。

《新编》尽管也是一部研究性论著,但它是作为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立项的,要求有较高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尽管这些都只是相对的);它的重点是客观和具体地阐释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它们彼此之间及它们与西方近代哲学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来揭示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至于《走向》则是以“论著”作为最终成果立项的。它要求作者对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在理论上做出尽可能有说服力的论证。至于“系统性”和“完整性”倒并非特别重要了。事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这样广阔的论题,无论是单个的学者或一个课题组,恐怕都很难以做出真正系统、完整而又能得到学界认可的论证。只要能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几个具有方向性意义的重要问题做出确有独到见解的论述,对哲学界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研究能有所推动,就算是有一定成绩了。至于我个人以及课题组成员,受到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更多,当然更不可能有过高的要求,但我一直是在认真地、扎扎实实地做出努力,争取能有某些切实的而非浮躁的,或者说多少具有某些“原创性”、而非人云亦云的成果。

这几年来,在我的具体研究过程中,这两个课题是结合在一起做的。《新编》采用了《走向》中所论证的基本观点,《走向》中利用了《新编》的一些具体材料。二者按照上述对成果的不同要求而有不同侧重。从完成《走向》课题来说,我重点关注的是从整体上重新考察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哲学转型的性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与西方社会各个方

面变化的联系、现代西方哲学的矛盾和危机及其在当代的走向,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又与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的重新认识,以及对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发展道路是当代世界和中国哲学发展的惟一正确道路、邓小平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等问题的论证结合在一起。

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早已开始,到“九五”开始时,已经形成了一套虽不够完整和系统、但已基本成形的观点。“九五”期间,我结合《新编》和《走向》这两部书稿的编写,除了从整体上对现代西方哲学加以考察外,还分别对各个哲学流派和思潮的基本思想倾向及其形成和发展动向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由此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和具体的探索,使自己的观点更趋成熟和稳妥。这在我近年来先后发表的二十多篇文章中分别作了阐述。其中《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发表的《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新华文摘》1996年第8期转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4期连载的《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发表的《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新华文摘》2000年第3期转载)、《学海》2000年第5期发表的《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和理论分析》(《新华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2期均转载)、《马克思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再论当代哲学走向》(《学术月刊》2001年第4期)也许较有代表性。有的在哲学界引起过较多反响,有的在教育部和上海市等处的评比中分别获奖。在这些论文表述的观点中,我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有如下三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思维方式的一次新的重要转型,姑且称它为现代转型。它主要表现为多数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企图超越(不是简单否定和抛弃)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后者以肯定理性为人生而固有及倡导理性的权威为旗帜、以将主客心物等明确区分开来为前提、以实现认识论的转向为标志、以建立关于整个世界(自在的自然界或精神世界)的图景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这种哲学适应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所制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大大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西方哲学发展上具有重要地位。但由

于理性、主客二分等后来越来越被绝对化,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越来越走向其反面,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和发展,这种哲学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陷入困境和危机,因而必然要被新的、即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所取代。后者的主要特点正是企图克服近代哲学的矛盾,特别是使哲学研究在不同意义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西方现代哲学家们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因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陷入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等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比前此的哲学较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具有某种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而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将其归结为由进步转向反动。

第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马克思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家更加彻底和全面地超越了具有上述特征和倾向的近代哲学,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他不再企图从纯粹和抽象化的精神(被绝对化的观念)或纯粹和抽象化的物质(脱离与人的牵涉的自在的自然物)出发来构建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超越旧唯物主义者之处主要表现在他不仅坚持了物质对精神的先在性这条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且明确地和突出地把坚持唯物主义与强调人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马克思哲学中的自然界不是旧唯物主义者所指的自在的自然界,而是与人发生交互作用的自然界;马克思哲学中的人不是与自然和社会脱节的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马克思由此进一步建立了他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还可以从不同角度分别用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名称来表示,但它们的基本含义相同,都是把实践观点当做其整个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只有通过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才能有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才能解决主客心物等关系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社会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第三,从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撇开对关于绝

对物质或精神体系的追求,而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二者以不同形态和不同彻底性体现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但二者无论在理论上和社会作用上又都存在原则区别。这里最重要的是:西方哲学家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眼界,不可能把哲学的变更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改造结合起来,不可能真正把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核心的实践和现实生活作为他们的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他们的哲学必然在不同程度上与现实脱节,由此必然存在各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必然陷入各种矛盾和危机。与之相反,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自觉地把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克服了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种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他既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也超越了西方现代哲学。马克思不仅为哲学发展指出了崭新的方向,而且通过这种哲学的建立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新的方向。因此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发展道路是当代哲学发展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上述观点与我国哲学界过去流行、现在还有人赞成的观点在一些方面有较大不同。我无意对专家们的观点的是非妄加评论,也不愿意直接卷入近几年来我国马哲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等的争论,更不敢妄称自己的观点正确。作为一个西方哲学研究者,我所能做的主要只是从对西方哲学研究的角度就有关问题提出一些设想,促请大家讨论。

不管怎样说,在强调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前提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化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大变更的背景下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两种哲学的关系,这样的研究我认为是应当提倡的。为此,我主张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同时应当较为深入具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也应当较为深入具体地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时代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个人的研究重点当然可以有所不同,但都应当把这两种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多年来我自己一直试

图、而且努力这样做。设计《走向》课题的直接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这样做。我当然关心自己提出的见解(包括上述观点以及有关方面问题的其他观点)的是非对错,这只有请专家和读者们来评说。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它们能否促使哲学界的同行们来关注这样的结合和比较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相关的问题获得较好的解决,由此促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都能取得新的进展。

正是抱着这种动机,这几年来我除了在自己承担的《走向》和《新编》课题中这样做外,也动员本单位从事马列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同事这样做,并先后组织过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当代哲学走向》(《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笔谈以及《世纪之交的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走向》(《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和《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两组专栏论文。2000年下半年,我曾试图牵头编写一部《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暂定名)的书稿。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未能按原计划完成,但这项工作仍将作下去。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学科的一个特大型项目10卷本《西方哲学通史》中,我们也将贯彻把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精神。我在参加哲学学科的各种学术会议和工作会议时,也一直在提倡更广泛地开展这样的研究。用过去常用的贬义的语言说,可谓是到处“煽风点火”。在教育部高教司和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支持下,我还建议复旦大学哲学系承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教学比较研讨会,这次会议于2001年4月在上海举行,会议开得很是成功,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我之所以乐此不疲,是因为我深信这样做符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方向。最近,几个刊物的编辑告诉我,我们有关这方面的专栏论文引起了哲学界的较大反响,他们还打算继续组织这样的专栏,他们还听说一些中央和地方刊物也打算设立这样的专栏。我们自己最近又陆续收到几家刊物的邀请,为他们撰写这样的专栏论文。看来,这样的研究也许会成为我国哲学界较多关注的问题之一。如能有这样的局面,那正是我们所盼望的。即使我个人提出的那些观点被认为片面、甚至错误,只要它们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的主要目的就达到了。

回头再来谈一下《走向》这部书稿的情况。

正如上面谈到的,我是把《走向》课题与《新编》课题结合在一起做的。《新编》是一部八十多万字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教材,它大体上涵盖了《走向》原来所要阐述的有关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绝大部分具体材料。至于作者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的一些观点,其中也有所体现,甚至被当做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它们大都没有作具体的论证,在一部以介绍哲学流派和思潮为主的教材中,也不可能在这方面作具体的论证,而后者正是作者为《走向》所定的目标。为了较为集中而明确地阐述有关观点,《走向》采取了各篇可以独立成文的形式。事实上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近几年来都已作为论文发表过,尚未发表的几篇也拟在近期陆续发表。这些文稿每一篇都企图较为具体和清晰地直接表达作者对所论及的问题的见解和观点,由于有《新编》的具体材料作为参照,这些文稿往往略去了某些专著为了追求系统、完整而不得不容纳的许多具体材料,这样也许更便于专家和读者们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对相关问题的见解。《走向》中的各篇文稿基本上大都是课题原定提纲中要包含的内容,是作为课题内容的组成部分而写的。这些文章大体上可以涵盖原定的《走向》书稿所计划的内容。这次基本上仍是遵循原《走向》提纲的思路将它们汇总成书的,因此,它与一般的论文集显然有所不同。不过,本书在完整性和系统性上毕竟有较多欠缺。例如原提纲中所列的某些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某些问题我考虑得尚不成熟,不想轻率发表意见)在此暂时只好空缺,而另一些部分可能同时在几篇文章中从不同角度提及,有的甚至文字也大体类似,因而显得重复。我对此感到很是遗憾。

本书大部分是由我个人完成的。为了使内容的涵盖面更宽一些,有较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我收入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其他几位同志撰写的几篇文稿。其中包括:《尼采与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过渡》(吴新文)、《从19世纪法国哲学的发展看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孙增霖)、《胡塞尔现象学对近代主体哲学的超越》(丁耘)、《现代西方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张庆熊)、《西方法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启示》(莫伟民)、《利奥塔与“后现代”概念的哲学诠释》(汪堂家)、《福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莫伟民)、《现代哲学的“他者”问题与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的变革》(孙向晨)。

正如上面提到的,像“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这样范围广阔的课题,无

论是我个人或我所在的单位都是难以圆满完成的,需要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的同行共同探讨。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也许已把从事这样的研究之火点起来了(这也正是我原来设定本课题的主要目标)。许多著名专家都在着手从事这方面的问题的研究,他们必然会做出高水平的成果。至于我们自己,当然会和大家一道,更为深入具体地把这方面的课题继续作下去。

刘 放 桐

2001年6月26日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篇 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	(1)
--	--------------

第一章 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3)
--	-------

第二章 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和理论分析	(17)
------------------------------	------

第三章 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	(41)
---------------------	------

第四章 尼采与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过渡	(53)
----------------------------	------

第五章 胡塞尔现象学对近代主体哲学的超越	(71)
----------------------------	------

第六章 从 19 世纪法国哲学的发展看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	(82)
------------------------------------	------

第七章 美国哲学中的近现代转型与皮尔士的哲学	(96)
------------------------------	------

第八章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及其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超越	(111)
-------------------------------------	-------

第二篇 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	(151)
---	--------------

第一章 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新释	(153)
-------------------------	-------

第二章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潮	(168)
---------------------------------	-------

第三章 现代西方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189)
----------------------------	-------

第四章 西方法学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启示	(206)
----------------------------	-------

第五章 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西方宗教及其哲学的变更	(224)
----------------------------------	-------

第六章 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与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变更	(236)
——对个体本位和个人主义的超越	

第三篇 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	--

的比较研究	(249)
第一章 西方现当代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	(251)
第二章 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	(270)
第三章 利奥塔与“后现代”概念的哲学诠释	(289)
第四章 福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304)
第五章 现代哲学的“他者”问题与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的 变革	(318)
第六章 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 比较研究	(335)
第七章 再论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	(345)
第四篇 西方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和哲学的变更	(363)
第一章 西方哲学思潮与中国现代化	(365)
第二章 当代中国的道德困境与道德重建	(383)
第三章 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个体主体和现代化	(399)
第四章 西学的传入与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碰撞	(414)
——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一	
第五章 西方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430)
——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二	
第六章 迈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阶段	(447)
后 记	(463)

第一篇

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
